

冯梦龙全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甲 申 纪 事

叙 (3)

第一卷

圣谕一道 (5)

圣旨一道 (5)

甲申纪闻 冯梦龙 (6)

第二卷

绅志略 冯梦龙 (12)

第三卷

孤臣纪哭 程 源 (33)

第四卷

再生纪略上 陈济生 (45)

第五卷

再生纪略下 陈济生 (56)

第六卷

- 燕都日纪 无名氏 (71)
北事补遗 (77)
淮城记事 (80)

第七卷

- 南都公檄 史可法 (87)
告太祖高皇帝誓词 陈函辉 (89)
杀贼誓言 卢经才 (90)
苏郡讨贼檄 王圣凤 (91)

第八卷

- 江南士民公禁檄 张国桢等 (92)
讨降贼诸臣檄 郎星伟 (92)
常熟县讨叛公檄 本县士民 (94)
公讨献妻降贼逆绅杨汝成檄 (95)
嘉兴府绅矜公讨伪户政府司务檄 (96)

第九卷

- 中兴致治疏 张 亮 (98)
请行征辟疏 史可法 (99)
三大弊政疏 祁彪佳 (100)
专图雪耻疏 李 模 (101)
沥明臣职事疏 刘孔昭 (102)

第十卷

- 恸哭时艰疏 刘宗周 (104)

痛改前辙事疏	万元吉 (105)
补述见闻疏	熊汝霖 (107)
款虏疏	史可法 (108)
在兵言兵疏	马士英 (109)
请诛逆臣疏	马士英 (111)
大彰袞钺事疏	宗敦一 (112)

第十一卷

上都中诸当事揭	徐 汧 (114)
上史大司马南都切计十策	卢经才 (116)
上家邨仙大司马书	冯钦明 (121)

第十二卷

中兴制寇策	彭时亨 (125)
屯守议	陆世仪 (128)
钱法议	冯梦龙 (129)
中兴实录叙附	冯梦龙 (131)

第十三卷

哭大行皇帝二首	沈 颢 (133)
又	尤 侗 (133)
又	周西臣 (133)
又	左国林 (134)
又	顾 谦 (134)
又	顾 铜 (134)
又	陈 翰 (135)

和	王 揆 (135)
同题	吴 至 (136)
愤署	彭德先 (137)
哭马素翁老师二首	顾 谦 (137)
哭凌茗柯先生	冯遵祖 (138)
绝命诗二首	许 琰 (138)
奉挽玉重先生四绝	冯梦龙 (139)
和韵	吴 俊 (140)
和吊许玉重先生	彭德先 (140)
挽许玉重二首	奚元鏊 (140)
许玉重先生小论	王 挺 (141)
恭谢圣庙入山诗二首	王 瀚 (142)
中兴大工疏附	何□□ (142)

中兴伟略

弘光皇帝登极诏	(151)
崇祯皇帝血诏	(151)
北京变故殉难实录节要	(151)
定中原奇策 彭时亨	(153)
揭大义以明臣节疏 陈良弼	(156)
吴三桂合番兵谋杀李贼要录	(157)
鞑靼考	(157)

双 雄 记

序	(163)
总评	(164)
第一折 家门大意	(165)
第二折 剑授双雄	(166)
第三折 倭奴犯属	(169)
第四折 闺中叙别	(170)
第五折 青楼忆旧	(171)
第六折 灯前订盟	(173)
第七折 富室赏花	(176)
第八折 阊门别妓	(177)
第九折 丹翁拒谏	(179)
第十折 帮兴计讼	(181)
第十一折 魏氏闻信	(183)
第十二折 丹信被拘	(184)
第十三折 公庭初枉	(186)
第十四折 刘翁遇魏	(189)
第十五折 夫妻会狱	(190)
第十六折 途中相闹	(192)
第十七折 兄弟同难	(193)
第十八折 情妓相思	(196)
第十九折 狱中感叹	(198)
第二十折 赏荷造谋	(199)

第二十一折	龙神遣救	(202)
第二十二折	龙神拯溺	(203)
第二十三折	刘翁辨枉	(205)
第二十四折	兄弟从军	(207)
第二十五折	村翁闹妓	(209)
第二十六折	二女男装	(213)
第二十七折	村店奇逢	(214)
第二十八折	玉女宣音	(219)
第二十九折	边门推饮	(220)
第三十折	药度刘翁	(222)
第三十一折	偏师捣穴	(225)
第三十二折	双雄奏凯	(226)
第三十三折	三妇闺情	(228)
第三十四折	丹翁行乞	(229)
第三十五折	胡船透信	(229)
第三十六折	封拜团圆	(232)

万 事 足

序	(239)
总评	(239)
第一折 家门大意	(241)
第二折 醉笔遣神	(241)
第三折 评文受教	(243)

第 四 折	买妾求嗣	(245)
第 五 折	主仆登程	(248)
第 六 折	诛妖救女	(248)
第 七 折	巧计进妾	(252)
第 八 折	旅中佳梦	(254)
第 九 折	女庵分别	(256)
第 十 折	鹿鸣公宴	(258)
第 十 一 折	见子生嗔	(259)
第 十 二 折	夜祷明心	(261)
第 十 三 折	姑侄同行	(263)
第 十 四 折	访友托妻	(265)
第 十 五 折	仙庵分娩	(267)
第 十 六 折	京都谈胜	(268)
第 十 七 折	观卷避嫌	(271)
第 十 八 折	及第传胪	(273)
第 十 九 折	卦卜佳音	(275)
第 二 十 折	泥金报捷	(277)
第 二 十 一 折	灯下修书	(279)
第 二 十 二 折	迎接家眷	(280)
第 二 十 三 折	发角送画	(282)
第 二 十 四 折	京国团圆	(283)
第 二 十 五 折	贞女拒奸	(285)
第 二 十 六 折	官验襟衫	(287)
第 二 十 七 折	修书遣妾	(289)
第 二 十 八 折	高科进谏	(291)
第 二 十 九 折	刑厅叩信	(294)

第三十折	涂画生嗔		(296)
第三十一折	筵中治妒		(298)
第三十二折	证明神剑		(302)
第三十三折	衫襟重会		(304)
第三十四折	书房叙旧		(308)
第三十五折	一门和顺		(309)
第三十六折	封荫团圆		(312)

甲申紀事

叙

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不忍纪亦不忍不纪。余既博采北来耳目，草《纪事》一卷，忠、逆诸臣，别为《绅志略》，私备遗忘，敢云传言。友人借观，竟以灾木。方愧多事，贻诮识者。未几，得程进士《孤臣纪哭》。又未几，得无名氏《都城日纪》。最后，得陈太学《再生纪略》。合之，而事迹始备。参伍异同，或可取实。并付梓人，庶余有所藉手，以谢率尔之咎。至于倡义讨逆诸檄，总见薄海臣庶之同心；奏疏书议诸篇，多关国家经济之大略；并加采拾，以供观览。而淮阳、京口之变，邈听多所未悉，亦稍稍访辑以代答问。其感愤、吊忠诗，偶有惠教，即不能尽传，聊附一二于简末。因冠以圣谕、圣旨二道，见新天子宽厚而复精明。如此，百尔臣工所不仰体宸衷，同心戮力！及是时而明政刑者，非人也。

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闲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而余更有虑者，在军政之未立。夫军政之未立，非无兵也；有兵而若无兵，且其害更胜于无兵，是以虑也。古者用兵，宁使饷浮于兵，不使兵浮于饷。今未具饷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饷不足。于是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丁壮则为奴仆，一兵家属多者至十余人。朝廷养一兵，不能并养其十余人之家属，其势益不得不出于扫掠。而有兵之处，闾里皆空。未戢一二贼兵，先添万千兵贼。

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良可痛已。不特此也，兵既有家属，势不能草居露宿。于是占民间之居，用民间之物，兵富而民贫，兵乐而民苦。才一征调，则又有安插家小之说，拣择瘠肥，迁延月日，势所必至。从设兵以来，未有是也。汉霍去病曰：“匈奴犹在，何以家为？”宋刘锜赴官东京，行至顺昌，闻金人东下，遂敛兵入城，为固守计。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古名将国尔忘家类如此。将且不有其家，而况兵乎！兵之恋恋室家如此，即便驱之赴敌，亦内顾之意多而进取之意少，求其死绥立功，尚安可得？此弊不革，恐餉终无时而足，兵终无时而可用也。见在之兵尚然，而更欲纷纷招募，将安用之？且昌平之乱，由兵而不由民。淮扬之守，由民而不由兵。京口一留兵，而即有西门焚杀之惨；金华一招兵，而即有汤溪破城之变。兵之为害，历历可见。

孔子答子贡问政：先足食，次足兵。及不得已而去，则先去兵。谓国家多事之日，兵反为害，不若去之。今亦不得已之时矣！或曰：如子之言，何以守？何以战？曰：孟氏有言，与民守之，何必兵！若夫战，吾亦知非兵不可。而在今日之兵必不可，何也？勇于残民而怯于赴敌，则军政之不立也；军政立，而一兵费一兵之餉，餉何患不足？一兵得一兵之用，兵何患不强？此在枢府与大将实为国家大做一番，非草莽臣所敢知矣！余阅北来诸纪，无不切齿官兵者，故因叙兹刻而及之。

七一老人草莽臣冯梦龙述

第一卷

六月二十七日传圣谕一道

朕遭九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时复秋高，其兹舟漏，乃自殿争起，驷至穴闻成风。封事虽勤，庙算安在？先皇帝神资独断，汇众纳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尔文武大小诸臣，鉴于前车不远，精白乃心，匡复王室。昔汉室起于艰难，丙魏合志。唐肃兴于灵武，李郭同心。若彼颺此予，尔虞我诈，袒分左右，口构玄黄，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

兹特谕尔诸臣，和衷集事，息忿图功。刎颈之交，仇忘廉蔺。同车之雅，嫌化复仇。朝廷以此望尔诸臣，诸臣以此上体朝廷德意。庶君臣之间，礼全始终，不则祖宗成宪，弗尚姑息。各宜钦承，朕言不再。特谕。

八月初八日刑部侍郎贺世寿
拟进纵贼六等条议奉圣旨

这所拟纵贼诸款，尚多未协。如为贼领兵献第条阵的，明系谋危社稷。即在庶僚，岂可末减！督抚总兵降贼的，情罪极重，岂可列第二等内？四、五品京堂及科道翰林侍从之臣，污贼伪命，为贼要职，并守巡等官降的，岂可止于一绞？庶官受伪命的，其中科道翰林、吏兵等部司官及封疆大吏、巡方司道闻变倡逃的，罪岂止于一流？或献女献婢媚贼及受伪官的，罪岂止于一徒？

国家罹此大变，先帝、后饮恨升遐，诸臣负恩辱国如此。朕守祖宗大法，须有定案，昭示天下后世，以振肃人心，表章纲纪。法司当秉公奉法，毋枉毋纵，称朕平允之意。这条议，着再确拟来看。

甲申纪闻

七一老臣冯梦龙梦识

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候选进士沂水彭遇臧于四月一日、候选经历慈谿冯日新于十二日、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日先后逃回，各有述略，不无同异。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吾乡有贾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则李贼已逐，而燕京化为□国，所述甚悉。龙为参次而存之，以俟后之作史者采焉。闯贼之犯燕都也，盖自犯榆林始也。九边之兵，榆林最劲。曾一破贼，杀数千人。贼悲甚，悉众而来。脱中枢有稍知兵者，勿狃小喜，预请济师为犄角，可令贼夺气去。而一筹不展，束手而俟其败。既失榆关，而真、保、河间诸郡风靡矣！时贼已僭号曰“大顺”，改元“永昌”，烽火且烛神京。而举朝若梦，荐某人营某缺，惟门户苞苴是务，有识之士无不寒心。初，大学士李建泰，自言西人知贼中事，请驻师保定以遏贼冲。先皇帝宴劳，礼极隆重，倚之不啻长城。比贼至，不遗一矢。或云今在贼中，甚可怪也。贼檄略云：“君非甚黯孤立，而场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人戚绅，间左之脂膏尽竭。”呜呼！仕路无人，为贼所笑，岂不哀哉！我方恃山海为固，而贼从宣大跳驱，轶居庸关如蹈虚然。武夫重闭，不知国家牖户何以颓塌至此！昌平兵乱，疑有贼间之。贼侦骑已在城下，犹云溃卒易与耳。渐乃大集，始惧。而火药贮外教场，已尽为贼有。城上发大炮，有声无子，军司曰未备。从来泄沓之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初，阁臣或进南迁之策，复有言及陵寝者，先帝嘿然。徐曰：“朕当死守。”既闻贼警，再召诸大僚商之，咸曰：“守门乏员。当今之急，无如考选科道。”此外绝无一言，噫！使满朝尽科道，未审能以白简击贼否？司礼监杜姓者，按司礼监有杜秩序；而《长林布表》所纪，说降太监又名杜动，未知孰是。监薊镇总兵唐通兵出拒，不战而降，贼益得志。

十七日，贼攻平则门。逾时止，遣叛监杜缙城入讲，欲让西北一带，

并犒军银百万。当轴茫无以应，亦不敢上闻。或请留杜，杜云：“营中有亲藩，不反命者，屠矣。”遂纵去。贼衣黄罩甲，四面如黄云蔽野，炮声轰轰不绝。守埤军皆贵近家，诡名冒粮。临时倩穷人代役，日给钱才三十文。虽外城二堵置一卒，内城五堵置一卒，率饥疲不堪任。而董其事者内监，百官不与焉。

十八日上午，大雨。雨止，贼急攻彰义门。门忽启，或云大珰王相尧实揖之，官军鱼鸟散，贼遂薄内城。是夜先帝率亲军四百余骑抵前门，门者疑内变，欲反炮拒击，乃从白家胡同逸出城上。见守备单弱，亟诣成国公朱纯臣第问计，而纯臣犹在外赴宴，先帝叹息而返。□□《国难纪闻》云，上□襄城及大司马，问侍卫兵马，不具，两城兵餉绝。请帑，帑先尽。上怒，推案起。入宫未的。语圣母周曰：“大事去矣！”相与泣下。宫人亦环拜而泣，先帝挥使去，令自图活。十九旦，宫人狂走塞街巷。或叩周国丈门，犹坚卧未起。大金吾方金牌禁讹言，而城中坑厕皆贼矣。京城壁立数仞，□再至，俱不能登。贼砍杨树为云梯，漏下五鼓，使孩儿军从东北猱升以上。孩儿军者，贼中年少童子，习杀掠，闵不畏死者也。贼能用童子为军，而国家养军数十万，不获一童子之用，何哉？守卒见童子至，哄然蚁坠，脱衣委刀，惟恐知其为兵士者。城中火起，顺成、齐化、东直三门，一时俱开，非奸人内应不至此。闻西人在京买卖，强半皆贼遣，有开典至数年者矣。近因鬻爵之令，贼辇金大至，以告身为信，人莫敢诘。而新募军卒亦皆贼党。赫赫王畿，已成蠹窟，欲不破，得乎？日午，贼首李自成拥百余骑从西安门入。自成方巾蓝袍，貌奇陋，眇一目。其伪军师宋献策，浙人，长不满三尺，军中呼为宋孩儿。百姓操香伏迎，门俱粘“顺民”字。畏也，非好之也。贼入宫，觅先帝不得，悬万金赏购之。得圣母及两公主尸。顷之得皇太子及永、定二王于外舍，不敢害，幽伪国公刘宗敏营中。文武官真正死节者，范景文而下二十余人而已，语具《绅志略》中。时内库尚存金一窖、银若干窖。元宝有重至五百两者，铸有“永乐”字，至是皆为贼有。

二十日，贼出示，令文武官俱于次早见朝。愿回籍者听自便，服者量才录用，抗匿者主家并坐。复令伪官以重犒坐。复令伪官以重犒招集各衙门长班，使趋本官报名。诸绅一愚于自便之言，再怵于长班之胁，于是其脚色呈身者纷纷。名单一人，而此身已隶贼籍。苟善自匿，贼亦不能问也。

二十一日，百官囚服待罪于皇极门。太监王德化见大司马张 摺彦，不胜其愤，冒曰：“误国贼，天子何在？汝尚焉往？”夺拳欧之，遂为贼所杀。诸臣遇贼党，咸强笑深揖。及矮宋至，有数人跪问新主出朝未。宋漫骂曰：“汝曹不戮为幸，些时岂不耐耶？”众恧然为之却步。是午得先帝煤山凶问，自成竟不出。百官莫不束腹啼饥，抵幕始散。衣冠之取侮，甚矣！傅闻先帝与圣母诀时，先勤自裁。所宠袁妃悬绝不死，先帝手刃之，并杀长公主。长公主时年十五岁。潜走煤山，望见贼势甚盛，乃缢。提督京荣太监王之俊纵之。所缢山亭，乃先帝为内操特建者。吁嗟乎！内操何益之有哉？先帝披发，衣白绵袖袷，蓝纱道袍，下体白绵袖裤。一足跣，一足有绦袜及红方乌。于衣带得血诏云：“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虏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呜呼！失守之主，具有愆亡。”先帝忧勤恭俭，不亚舜、禹。徒为肉食鄙夫所误，遂至颠蹶。然守正而毙，且死囚惓惓于百姓。彼分曹营窟以国事戏者，肉秽岂足食哉！贼命以双扉舁尸，与圣母俱置东华门侧。殓以柳木，覆以蓬厂。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国桢《见闻纪略》作宣城伯卫时春，然传襄城者多。与兵部郎成德抚棺大恸，百姓多悬泪为。

二十二日，叛监杜选择宦官给使。

二十三日，百官复入朝听点。自成带尖顶白毡帽，服蓝布上马衣，蹶鞞靴，坐于殿左。伪弘文馆大学士牛金星坐殿右槛上。鸿胪以次唱名，由西而东。前大学士魏藻德首向自成叩头，言：“罪臣某参谒。臣三载新进书生，叨任宰辅大明，主不听臣言，以有今日。”有京抄云，唱名时三呼藻德名，不应。即命速拿，乃以绳系颈，命送刑官□□□□□□□□□□藻德□不应□□既肯不应，何以又朝？此妄传也。自成旁揖之。藻德求试题，自成有所命。藻德听不甚真，又不敢复请，皇遽而起。状元宰相，先帝特达之知者，作此举动，面甲不啻十重矣！贼命牛金星分别诸文臣才品，武臣则付伪都督李某。拘李襄城至，欲降之。国桢要以三事：一改殡先帝；二勿伤皇太子；三勿犯陵寝。贼并诺。留礼部官议葬、祭礼，葬以帝，祭以王。乃易他棺，设祭一坛，自成亦出拜垂泪。皇太子及二王俱出拜，但不令易服。三日后蒿葬田贵妃墓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呜呼！天崩地塌，此恨何时已已？襄城返役，即自杀，其亦佣中佼佼者与！